

動物世界

林慰君譯著



動物世界

林慰君譯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〇九五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叁拾伍元

港幣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
再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
版權所有 嚴禁盜印

动物世界

著譯君慰林

序

我在中學和大學的時候，常常和一些同學們說：『我將來絕對不結婚。因為結婚就得生小孩，（那時候當然還不知道有避孕藥！）而我總覺得小孩還不如動物！動物對主人總是忠心耿耿的，而且你也不必時時刻刻的伺候牠。小孩小時，對父母不知孝順，予取予求，絲毫不會體貼。及至長大，自己有了妻兒或丈夫，對父母多半也就只是盡義務或敷衍塞責了。……』

現在想起來，這些話似乎有點『過火』！

我從小就愛貓狗以及各種動物，因此整天想到動物園去。可惜北平的動物園不在市內，不能時常去玩！但每次去時，我總是一直要等到人家快關門才快快的離開。

日子一天一天的飛逝，我終於也結婚而且生了小孩！有了小孩以後，雖然很愛她，但我對動物的興趣，並未稍減。

多少年來，每次到動物園，仍然是和從前一樣的興奮，一樣的流程忘返！我羨慕美國的大學

裏有動物學系，從前中國如果也有這種學科，我一定會去研究這一門功課，以便能常常和動物在一起！有人笑我對動物太『癡情』，我只好自己掩飾：『我是「不失赤子之心」啊！』

我既無福常與牠們相處，那麼只好求其次，在報章雜誌上多讀些有關動物的消息和趣聞了！自從數年前常在國內的報章雜誌上投稿以來，寫了不少有關動物的東西，其中只有一篇『白狗』是寫實小說，其餘多半是報導性質的。這些報導當然是從各種不同的報章雜誌上翻譯出來的。

現在我把這些東西收集在一起，分爲：小說、幽默小品、特寫、報導與翻譯和小消息五類，公諸同好。其中『特寫』包括回憶、遊記和敘述，只有這些是我自己的文章。

使我認爲遺憾的，是幽默小品和小說都只有一篇！

希望這本小小的冊子能帶給您一點小小的樂趣！

目錄

序

小說

白狗

.....

二

幽默小品

我恨貓

.....

三

特寫

小白

.....

四

報導與翻譯

小黃·····	七
我家附近的山獅及其他·····	六
非洲的野狗·····	六
重遊『水族世界』·····	七
安那罕兩日記·····	九
情聖弗雷席爾·····	一〇
大名鼎鼎的貓——莫瑞斯·····	一〇
新發明的牛——必佛羅·····	一三
我們的海中朋友·····	一七
黑狗的靈魂·····	一四
奇怪的宗教·····	一四
菲迪南之死·····	一五

兩座不尋常的塑像·····	一五五
世界上賺錢最多的熊——SMOKEY·····	一五九
白宮裏的貓狗和老鼠·····	一六三
美國第一個盲人犬·····	一六六
小消息	

美國的軍犬等三十一則·····	一六九
-----------------	-----

白狗（翻譯）

牠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那天，在我的生命史上出現的。那時我住在比華利山區。（比華利山Beverly Hills 在好萊塢附近。）這天洛杉磯下着大雨，在中午的時候，我聽見我的狗沙子叫的聲音。沙子是在頭一天的夜裏出去逛街的。牠是一隻大黃狗，左邊的耳朵有點殘缺。大雨和泥土把牠的毛弄得像巧克力的顏色一樣了！牠站在門外面，垂着尾巴，低着頭，又羞又慚又後悔的樣子，十足像一個不肖的浪子回到家裏來的神情。我曾經告訴過牠，不准隨便出去，因此我用手指着牠，連續着罵牠『壞狗』。牠對我只是深深的嘆息，看着更可憐相了！

過了一會兒，牠把頭斜着回過去，好像在告訴我，有生狗在此，我應當稍微按住一點我的怒火。原來牠帶回一隻狗客。牠這夥伴，是一頭灰色的德國狼狗，大約有六七歲了。牠的漂亮、體

力、和智慧，都非常驚人。我注意的看了，牠沒有項圈，（凡是人家養的狗，都得有項圈，因此牠們才可以在項圈上掛一個牌子，這牌子是狗的登記證。沒有牌子的狗，都有被市政府捉去弄死的危險。）這在美國是很少有的事。

我把我那平凡的狗帶進門來，但不知對牠這位灰色的朋友應當怎麼辦。那隻狼狗對我搖着尾巴，豎着耳朵，很小心注意的看着我，等候我的命令。牠在等着我叫牠進來。

這位灰色的狗客，性情很好。牠有忍耐性，甚至對我那六歲的兒子常常揪牠尾巴，牠都可以忍受。牠受過很好的訓練，從不把屋子弄髒。我曾通知『防止虐待動物協會』，關於得到這條狗的事，以便失主尋找時，可到我家來認領。

這條狼狗在來訪我的朋友面前，表現得非常成功。雖然他們剛看見牠時，都被牠那威風凜凜的樣子嚇得一怔。我給牠起名叫巴卡。牠長得雖然兇，但牠的性情非常好。客人來時，牠總很小心的用鼻子聞他們，然後舉起手來和他們握手，好像在說：『我雖然長得嚇人，其實我很好。』

沒有人來認領牠，於是我就把牠算做我家中的狗了。我們家裏有一個游泳池。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寫東西，忽然聽見游泳池的那個方向，有狗怒吠的聲音。這種怒吠，表示着有不速之客闖進門來，而且牠是立刻就要下嘴咬人的預示。我趕緊跑出去，察看時，看見一個黑人正站在鐵門外，檢查我們游泳池中的過濾器。巴卡在鐵門裏拚命的往門上跳，嘴上流着白沫，充滿痛恨的神

情。牠那可怕的样子，把沙子嚇得藏到小樹底下去，只露出一條黃尾巴。

那個黑人嚇得動不了。他站在那裏，滿面大汗，雖然有鐵門隔着，他不會被咬，但他還是害怕。我們這脾氣很好的灰色大狗，平常向來對客人都那麼友好，現在會變得好像一頭飢餓的野獸看見牠所要吃的肉而吃不着似的那麼兇惡。

這件事讓我很不高興，這條一向很安靜的狗，在我眼前，竟變成一個野蠻的怪物了！

我要把牠拉到屋子裏去，但牠是那麼盡職，牠沒有咬我，不過我的手上滿是牠的唾液，齜着牙，拚命往鐵門上跳。（那鐵門大概是柵欄式的。）

我於是告訴那個黑人，我說這個禮拜不必收拾這個游泳池了。

第二天早上，有一個送電報的黑人來，您又是和頭一天一樣的大鬧。

可是當天下午，有些朋友到我家來，巴卡卻非常有禮貌的歡迎他們。這些朋友都是白人。

我開始感覺精神不安，我跟我自己說，這些事也許是巧合的，但我對這問題卻念念不忘。

我的『不安』幾乎變成了『驚慌不知所措』。因為巴卡幾乎咬着一個雜貨店送貨員的喉嚨！

那天當我去開門時，牠還在廚房裏，但牠一聲不響的忽然跑來，像一個『偷襲』專家似的，對着那人的脖子跳去。我趕快用我的膝蓋把門關上（大概作者的雙手剛剛接過很多東西），只差一秒鐘的工夫，那個人就會被牠咬死了。

那個送貨員也是一個黑人。

那天，我把牠放在汽車中，開到『克萊舍』動物訓練場去。開設這個私人動物場的克萊舍先生從前是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驚險鏡頭代替人』（專替電影明星演危險的摔打等冒險及危險鏡頭），現在他專門訓練各種動物。

『我要你替我把這隻狗治好。』我對克萊舍說。

他用眼睛直瞪着問我：『你是什麼意思？』

『這隻狗，曾被訓練成一頭專咬黑人的狗，每次一有黑人進門，牠就像瘋狂了一樣的發怒。對白人，甚麼事也沒有，牠又搖尾巴，又跟人握手。』

『怎麼樣？』他問我。

『甚麼怎麼樣？牠可以醫好嗎？』

『不行，你這隻狗太老了。』

『人人都知道你能把兇野的動物訓練得出人意外的馴良。』

『那得看牠們多大歲數。你不能把一個受了一輩子某種訓練的動物，完全改變過來，那種訓練已經根深蒂固了。』

『只要有耐心，就可以。』

『不行，太晚了。牠一定有七歲了。牠已成了習慣，改不了。牠永遠不能改變了。』

『我們不能就讓牠這樣下去啊！』

『好，那麼把牠弄死吧。如果是我，我就那麼辦。』

『我覺得我們似乎應當把從前訓練牠的人弄死才對。』

克萊舍笑了，他說：『連讓牠在這兒寄住都可能不行。我有兩個黑人助手，他們不會高興的。好，暫時叫牠在這兒待着吧。以後看情形再說。』

巴卡在克萊舍處，已經住了兩個禮拜。每次我去看牠，都可以看見牠在籠子裏，總是發着疑問的眼光在問我：『我做了什麼錯事？爲什麼我沒有進入籠中的鑰匙，是盡我的義務啊！爲什麼你不要我了？』

我對於這些天真的問題，沒有法子回答令人令人感覺出來的。每次我離開牠的籠子時，總是恨我自己！我每天去看牠。

一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那動物訓練場可以感覺到牠那涼涼的，一點人聲也沒有。花和葉上，滿是露水。巴卡看見我來，用兩隻後腿站起來歡迎我，搖着尾巴，露着牙，好像在笑。他還沒看見我就聞到我的味了。我把臉貼在鐵絲網上，可以感覺到牠那涼涼的鼻子在聞我和熱熱的舌頭在舔我。一隻狗對人的愛，是不難令人感覺出來的。我沒有進入籠中的鑰匙，所以我只好蹲在